

花 满 朵

海飞 
Hailfei



HUA MAN DUO

不是不爱，是爱太沉重；不是嫌尘嚣，是尘嚣太苦累。
爱和我爱的人们……再见！

花满朵

海飞



HUA MAN DU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满朵/海飞著. —修订本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229-04220-2

I. ①花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8792号

花满朵

HUAMANDUO

海飞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杨水秀

责任编辑: 刘学琴

特约编辑: 董淑娟

装帧设计: 田禾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65584936

E-MAIL: haiwaibu007@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192千字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村庄里的女人 献给我的邻居花满朵

To the village of woman To my neighbor Hua Manduo

楔子：牛镇的前世今生 / 001

第一章 她们：树叶或者尘埃 / 009

花满朵的尘世轻舞 // 011

村庄爱情的惯常姿势 // 015

花朵中唯一的尘埃 // 023

告别一个叫花京的男人 // 027

第二章 我们的生活 / 041

生活之一：牛镇有春天也有械斗 // 043

生活之二：我们可不是吃素的 // 046

生活之三：幸福从一碗肉开始 // 051

第三章 一树茶花移南山 / 053

黑铁记 // 055

去南山 // 060

新生活 // 063

第四章 背影越来越遥远 / 067

一只船接走一个新娘 // 069

尘埃与尘埃的距离 // 076

春秋一场梦的前奏 // 081

第五章 **莫尼卡的夜晚 / 089**

纯真年代的鱼 // 091

村庄禁伐令 // 097

夜长花无计 // 100

第六章 **派出所里的忧伤 / 105**

男人的武力斗争 // 107

窑泥和女人同样温软 // 115

第七章 **像贾宝玉一样生活 / 123**

女人们飞临村庄 // 125

炉火中的欲望像一条蛇 // 128

潦草的婚姻 // 134

第八章 **来来与去去的人生 / 139**

结婚是件容易的事 // 141

像水汽一样蒸发 // 148

第九章 **窑厂的愤怒 / 155**

第十章 **听见子弹在歌唱 / 167**

锄头像武器一样尖叫 // 169

枪声回荡在丹桂房上空 // 172

第十一章 女人之间有多远 / 177

一场露天电影 // 179

一场微型的车祸 // 181

漫无边际的黑暗 // 184

第十二章 女人宿命与民间爱情 / 187

女人宿命之一 // 189

女人宿命之二 // 193

民间爱情之一 // 198

民间爱情之二 // 202

第十三章 女人最后的锋利 / 209

明亮的黑夜 // 211

翻飞的微尘 // 214

第十四章 花满朵你哭不哭 / 219

轻若烟尘 // 221

再见，丹桂房 // 223

第十五章 想和春天跳一场舞 / 229

尾声 // 231

楔子：牛镇的前世今生

故

事和一个叫做花满朵的女人有关。她是一个村庄里的女人，像柔软坚韧的水草，曾经美丽与哀怨，曾经逐爱并抗争。她生活在一座叫做丹桂房的村庄，但是，我们还是先说说牛镇吧。故事开始了。

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下着一场绵密的春雨。在江南，这样的春雨会像一张网一样铺天盖地地罩下来，一下子罩住你的人和人生，一下子罩住一座叫“牛”的小镇。牛镇是典型的江南城镇，小桥流水人家，竹篱茅舍家园，青石板铺就的街面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狗，一起在街上溜达。民生饭店里飘出了饭菜的清香，那个十字街口卖梨的小个子男人，坐在一块晃荡着的电影招牌下打瞌睡，像极了《水浒传》里的章节。大大小小的店铺，一长溜有气无力地排列着，好似一条散了骨架的老去的蛇。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来，有女人拎着水壶走过，有叫卖的声音，有湿嗒嗒的檐水滴落，当然也有湿润的空气。

这座叫做“牛”的小镇，被一种老旧的潮湿的气息包围着。据说牛镇出过一位姓牛叫三通的名人。他能文能武，能写诗也能打人。当然是在没有老虎可以打的情况下，他才会去打打人。他一定是把这座小镇当

成了景阳冈，把每个镇上的人都当成了老虎，才会令他的声名如此显赫。他左手执笔，右手握刀，小镇的人们对他惧怕而又臣服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率领镇民，在和大林镇的镇民们因争水而引起的械斗中，冲在最前杀得最勇，捡起漏出肚皮以外的肚肠，继续挥刀相向。牛镇的人赢了，牛镇的人也忘了这个叫牛三通的人曾经的作威作福。他们对着倒下的牛三通鞠躬，用最盛大的场面，为他举行葬礼。牛三通消失了，像尘埃混入泥土，像一滴水掉进河里一样，消失了。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，人们把这个镇叫为牛镇。

当然，这是几百年以前的事了，听老人们说是明末清初。那时候我们绍兴，出了一个叫徐文长的才子。徐文长感叹牛三通的英武，据说画了一幅很牛的图画送到牛镇的牛三通手里。是据说而已。牛三通，和徐文长，其实都和这个故事无关。

故事和丹桂房一个叫花满朵的女人有关，现在花满朵走在了湿漉漉的牛镇街道，她打着一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，走过民生饭店的门口。饭店里飘出的清香，让她的鼻子感到幸福，令她的心情也好了很多。然后她走过了牛镇大庙门口的照壁，拐了一个弯，走进庙后弄。庙后弄是一条狭长的铺着青石板的弄堂，弄堂里坐着一位瞎了眼睛却能看到别人祸福的吉祥瞎子。吉祥瞎子的生意很兴隆，他坐在屋檐下，手里握着一根细小纤长的竹竿，面前排了一长溜的人。他们是来算命的，他们要算算以后的日子会发财，还是会倒霉？会生意兴隆，还是会破产？他们的心里，一定认为吉祥瞎子是菩萨派来的，不然他算命怎么会这么准。他能算出你以前的事，精确到你小的时候在屋檐逮麻雀时，曾经从梯子上跌落下来，落下了一个疤。他算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只能摸摸后脑勺的疤呵呵笑笑，你只能相信他说你日后的祸福是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发生的。

吉祥瞎子已经老了，他说话的时候甚至有些口齿不清。在文化大革

命的时候，他曾经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，算命是一种迷信，千万不能相信。他从自身做起，坚决不给人算命。他还被红卫兵请去在大会上揭穿算命的把戏。台下的人听了，就想，原来算命是这样骗人的。台下的人就很愤怒，恨不得把本就在风中颤抖如一片树叶的吉祥瞎子给撕了。台下有人喊口号，说，千万不要相信吉祥瞎子。喊第二句口号的时候就改了，改成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也不要相信算命佬”。那时候口号的声浪，像一股强大的气流涌上台去，差点就把吉祥瞎子给掀翻了。然后吉祥的日子就平静了。他会坐在庙后弄自己的屋檐下数日子，他把很多旧日子数过去了，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把写着“吉祥瞎子在此算命”的木牌子重又挂了出去。然后，他安静地脸含微笑地等待着第一个顾客前来算命。第一个来算命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男人的声音很粗大，男人说既然我是你第一个顾客，能不能为我免费算命？吉祥笑着答应了，男人就报上了生辰八字。吉祥瞎子用他的白眼望着天，望了好一会儿，轻轻地笑笑说，你回去准备后事吧。男人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很生气，他想动手打吉祥瞎子，想把吉祥像扔一只破旧的包裹一样扔到大街上去。但是，最后他还是把举到半空中的手缓慢地放了下来，他脸上的笑容，在一瞬间跑得无影无踪。男人不久果然就死了，男人是死在自己家里的，他得了病，在一个月内死去。他死去的时候，在床上反复地说着一句话。他说，吉祥，你的嘴真毒。

有人把这话传给了吉祥。吉祥仍然在他的屋檐下坐着，安静得像一个不会动的木雕。吉祥的脸上浮起了苍白的笑容，吉祥说，我算命不收这个人的钱，这个人想要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了。吉祥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名气已经重新开始响亮了，他的面前经常会排起长队，有人来挑新屋上梁的好日子，有人来挑嫁女娶媳妇的好日子，有人来给孩子取名，有人来问吉凶。吉祥的嘴巴就不停地动着，吉祥的手就不停地数着钞票。

然后，檐声响了起来，吉祥的耳朵在檐声中动了动，就精确地算出，一定是下雨了。在雨声里，一个叫花满朵的女人撑着黑色的雨伞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花满朵收起雨伞，甩了甩，就有一串弧度很好的水珠被甩落在地上。她看了一眼排着队的人，皱了皱眉说，这儿的人真多。

花满朵也是来算命的，她为自己算命。她不知道怎么就想起要算命了，总觉得有一个声音，在对她说，去算个命，花满朵你去算个命。她穿上了一件花衬衣，穿上了一条淡黄色的裤子，和一双中跟的旧皮鞋，从丹桂房搭乘小小的机动渡船到了镇上。丹桂房到牛镇，一共十里地。小船慢慢走过了十里水路，然后花满朵就到了镇上，到了吉祥瞎子的面前。她排在一个男人的背后，男人穿着白衬衣，黑色的裤子，看上去很精神。男人说不出长得有多好看，但是他的额头很饱满。花满朵心里想，这样的男人是不应该来算命的。队伍向前慢慢移动的时候，花满朵发现男人向前移动时，是一摇一摆的，他是一个瘸子。花满朵在心底里，笑了一下。她想，他有三十来岁了吧。

花满朵听到吉祥瞎子在对男人说话。吉祥瞎子说，你的婚姻动了，你的婚姻就要动了，但是你的婚姻就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你的婚姻还会差那么一点点。吉祥瞎子说了很多的婚姻，所以花满朵的耳朵里，灌满的是婚姻。花满朵又皱了皱眉头，她听到男人在问，能具体点吗？能不能说具体点？吉祥瞎子翻了翻那双白眼不耐烦地说，你等着吧，你的婚姻就要动了。接着他又声音洪亮地叫，下一个。像是在医院里，护士在叫病号一样。

下一个就是花满朵。花满朵站在了吉祥瞎子的面前，花满朵手里的雨伞向下垂着，还在不停地滴着雨水。吉祥瞎子说，八字报来。花满朵就报了八字。花满朵报八字的时候，呆呆地望着雨伞滴下的水，在地上洇出了一个黑色的圈。吉祥瞎子说，你想问什么？问婚姻，还是问命运？

花满朵也想不好要问什么，她想了好久以后，才说，随便吧。吉祥瞎子不满地反问了一句，随便？吉祥瞎子接着说，那就随便吧。吉祥瞎子对花满朵说的话并不多，中心思想就是你妈不苦你弟不苦你妹不苦，但是你是最苦的。花满朵的心里，突然塞满了无限的忧伤，她感到了无望，像是半个灵魂死去了一样。花满朵沉默了好久以后，才怯怯又轻轻地问，怎么样个苦法？吉祥瞎子再次翻了翻那双著名的白眼，对着落雨的天空看了一会儿。他把目光抬了一下，好像能遥望到十里以外的丹桂房一样，好像能望到遥远的天边一样。然后他声音低沉地说，孩子，我看不到你的将来，我只看到有一大片的苦，像一大片的树林一样，在等着你慢慢走进去。下一个……

花满朵把被汗水和潮气浸浊了好久的五块钱纸币，塞到了吉祥瞎子的手中。然后，她缓慢地转过身来，对着庙后弄狭长的天空发了一会儿呆，再缓缓地打开了那把半旧的黑色长柄雨伞。她走在了弄堂的青石板路上，走得异常缓慢。她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来算命，也想不起来自己的命好与不好。她突然之间变得不喜欢说话，脑子里也像被抽水机抽空了一般，一片空白。她就用脖子顶着一片空白的脑袋向前走着。隔壁的大庙，被改成了镇文化站，文化站里有人在说书，说的是关公战秦琼。花满朵听到了说书人的惊堂木拍在了桌子上，说书人说，只听得三声炮响，马蹄嘚嘚，哗，大队人马来到了关公面前……花满朵的眼前，就浮起了一个清瘦的男人的形象，正在滔滔不绝地卖嘴皮子。花满朵想，这个人肯定穿着青色的长衫，这个人一定很瘦，年纪大概五十岁左右。花满朵在大庙的照壁前站定，对着绵绵不绝的雨发了好长时间的呆。不管她发不发呆，故事都开始了。故事和一个叫花满朵的女人有关。

第一章 她们：树叶或者尘埃

